金文最拾遺

改葬熙宗思陵制 大定二十八年

朕惟熙宗孝成皇帝以武元嫡孫受文烈顧命作其即位十有
五年偃兵息民中外安乂而海陵庶人亮包藏禍心覬覦神器
陰媾奸黨遂篡逆而又厚加誣詆降從王封亮既得志肆其兇
殘不道之極至于殺母神怨人怒自底誅滅惟皇天眷佑于我
家肆予一人纘成先緒暴其罪惡貶爲庶人仍黜其殯于兆域
之外仰惟熙宗位號宜正是以閱者稽合禮文升祔太室復加
美謚尊而崇之惟是葬非其所益嘗憮然爰命有司卜地涓日
奉遷梓宮于十月初八日備禮葬于思陵庶幾有以慰在天之
靈也大定二十八年十一月日 思陵錄

施國祁金源劄記曰周必大思陵錄淳熙十五年十二月癸酉諜報金人制云云案此制紀不載故補注之　廷琯按施氏謂此制紀不載蓋指世宗紀也補注則在熙宗紀皇統九年仍稱思陵下惟攷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皆載大定元年改葬熙宗詔張氏輯金文已采入卷五詔令類豈元年有詔而未舉行至二十八年復下此制始備禮遷葬耶補入文錄以備參攷

奇石山磨崖記 天會十五年

翟伯填

獲鹿自漢以來號稱名邑邑之西北隅有含滋吐潤濃翠如勻不險不夷獨秀而野挾之圖經寔所謂奇石山也環邑皆山而山之大者青嶂碧巘雲岫烟嵐峩峩萬疊一帶屏列而危巔峻嶺又且連亘重複有峭絕者宜那睨此山為迤邐而不足道然境勝地靈特為逸人高士所愛固異乎它山也里人好事者曾能創清於山之阿穴石為二洞命其名曰純陽曰脩真學道者居焉洞之頂有地爽塏坦然如砥平廣袤百步冠褐之侶因議其所以起建三清殿以崇奉高真其徒五六人與夫掌化緣者分遣四方木微邑境鄰封人皆輻湊信心喜施財無所惜而富者車載貧者肩擔雜沓而來惟恐其後由是鳩材傭工闢數

月告成巍然突兀屹立於上眾所欽戴也顧不難歎初無草木如此道眾手植數株力於栽培柔枝弱條今漸扶疎掩映綠陰頗增氣象然則殿之建也豈徒示覺榆之壯嚴藉堊之藻飾以為眾人觀美哉蓋使之登其庭瞻仰繪像而咸起好善之心焉先是殿之始基也其種種靈跡所以信於人者固難以縷陳而悉數之試驟舉其略以表希異村民有張氏者乃富農也榆數株方茂許施其一以為之材後漸吝竟不副所願化緣渠長欲以錢易之亦不肯售越三日聲電迅雷駭人耳目大風飄屋雨霽如傾轟然霹靂不知其所從來拔張氏所許樹□去枝條其家驚惶遂截而施焉洎涓日之良扶木以構則適當務農之時從事東作者頃刻弗得息嘗欲借人以助役至是辭以無暇道

衆彷徨四顧茫然失措者久之方慮勝緣艱阻不旋踵濃雲布野雨亦隨降而執耒布種者不能趨田畝於是踴躍以赴期會人遂雲集隆棟巨梁成於肇造既構則天乃開霽變化之道孰能測究哉工作之興也先於南坡下取土以供其用人之登躋疲瘵方若其難忽有一褒衣老叟謂其人曰此山之巔其上有土甚廣何必遠去以重困爾遂以杖指示叟導而前乃至其所斸去蕪根果得厚壤千數步內一無拳石蓋惟土功之□自起址至于塗壁杇鏝因是取足力不乏而功倍以省蕢梩之役美哉斯事也道衆忻然共延於座方烹茗以謝其意俄失所在衆皆奇之法師雁居仁子安以道行住持率其徒成此善緣躬自董工勞且不憚至誠所動有感必通是故始於繕營則有賴人

為及其畢事□致獲神助其於真筌正教又能宣揚之而通圓
究微深造本原紬繹沖斛敷□□範而以之開悟衆人使知趨
向也一爐香火安置清壇幡蓋具陳花燈閒列吟詠□咒執節
行道而持誦之力妻惠一方期於無天災無物癘雨暘時叙五
穀豐穰俾人人多種福□咸躋壽域顧豈小補哉盖余曩時與
雁為學校友而縣令王公都官亦有同年契因殿之落成也欲
刊諸崖石而紀之以垂永遠來□余記義不得辭余昔為布衣
時長邑庠者殆數歲矣亦因暇日歷覽此山之勝故余喜導其
而為文也天會十五年十月十五日記 常山貢石志

元氏縣重脩社壇記 泰和二年 劉燮

古之人□□□□□物□□□以□變非□□英特者不能預及之切見——國家太平日久□討故事□崇祀典春秋□□日□祭于——社稷之神風伯雨師以配其□□————奇以告天下一于郡縣□一□而行□吾□□走相告之曰——城之隅西南舊有遺址值兵火以□廢爲□農獲□□銘以存□□□□之于公府欲後之而不暇適我——賢令懷□□□□□□秋報之禮□荀□□于草莽之中甚不起 朝廷重神之□于是□心□□千古風聲□□形于謳德語謀僚佐崇起壇壝命刻珠文力□□□俾後人不忘後□元□而侯亦美其能救與之答一新入之□□故□書□□□之□□泰和二□□□朔日

元氏縣神岩鄉屯口口重修洪福院記 大定十三年

楊震

釋氏興於西域、其詳始發於周、而夢符於漢、異僧遠至、貝葉俱來、傳譯師授、宗派滋繁、以至梁武親為演說、李唐寵於卿署、益見遵奉、爾後宮室像設、嘗給調度、達於郡邑、光華侈大、而不可掩、僕嘗究其施口、蓋昔君天下者、右文為治、首崇儒教、唯釋氏能贊翼而成之、且禮以明分、刑以正邪、明示賞罰、使知出於禮則入於刑、所以齊肅止至行、若夫林然之衆、生而無知、貪鄙暴戾、根於所性、詭譎隱密、茍逭明刑、匪易悛革、釋教則設因果之說、以誘其善心、懲其惡念、導之避就、所以警悟愚迷、二者相資不可偏廢、然釋氏之興衰、常繫乎上之人一時所好尚、而凡有營

建必在其徒得人而維持之恒鎮之南、嘉邑元氏山川靈秀、土壤膏腴人足財力而崇義、名藍精刹、郊圻相望、俯邑坤隅、疃曰屯裏、依山□□、萬木環蔭、民居顯敞、中有佛宇、松竹森列、而制度卑隘、僅庇風雨、見之者歉然、而□□改作、會今主院尼文廣、其姓孫氏、內明慧而外剛斷、悟世浮幻、擺脫俗塵、來自□□□地棲止、過是而悅之、乃駐錫興歎曰、吾得居此、當弍新締構而大之、或疑其言高、及熟其行、則持律至嚴、食一缽、衣一衲之外、未嘗以一毫妄取於人、或有樂施、則隨所得捨□、視財賄易於棄唾、終始如一、匪久經業大就、將赴選試、訣 皇統普授增戒、致夫內外遠邇、翕然尊敬、里之耆信郭玘等爾心、叶力助師、特新殿宇、用仲前志、師請先售鄰田以廣基址、次立廬舍以便供

餘然後鳩集羣林選募良匠斤斧交興陶埴倫設將舉衆工而
師先禮縣城永慶寺尼藹名為師寺有鎔金像寶殿殘之兵火
毀蕩暴露之久本寺徒衆列狀所屬請師先主修殿事師為衆
曰凡作大利益在我法中罔無彼此要當以聖賢臨鑒為心口
使纖塵滓胥中則所嚮就乃以龍正村劉政劉錫等助緣獨任
其責果見二殿工席間作成於不日翬飛翼振楹桷煥明求之
堅覺胥以濟梁規模瓌異凡目駭觀先後繼成雄麗式律由是
衆大悅服　大定十年冬十一月
勅賜所居院為洪福傳之永久師念歲月遥流易以遷革後之
居者昧茲始末不知晨夕焚誦日轉法輪仰答　皇朝崇尚
錫名洪恩則報稱奚從謹僕續文刊諸貞石榮其所賜期垂不

杯廻飾藏裝用勉來者、

碑陰

竊以所居緣契、根夫內行之勤、無漏果圓、資諸外護之力、截念生生總境、變滅須臾、汩汩迷津、漂流究聯、祿壽終歸於有盡、善因永利口不竊、既知獲果本於修因、尤在崇因從而增果、允茲檀信、共闢悅誠、隨緣捨財力之餘、方便助工庸之費、歸然寶殿、特敞精藍、爰刻琬琰以垂名、允遂塵埃而掩骨、俾夫後嗣永作崇觀、繼興肯構之心、同享降祥之福、

常山頑石志

封龍山陽左村龍泉院記 大定二十四年閏 名

蓋聞梵刹始興于天竺善德能主于法門若以原典其論議而莫之盡矣佛性真如本無出沒之相大圓願力示顯受生之儀自兜率天宮釋迦毗羅國及乎歲冠見其志撫習成文武之藝遊觀老病之形厭棄繁華思持梵行遁離春城歸棲雪嶺既道成己證三類之化身觀所應緣為四生之慈父教立妙能法宣口惠肇於鹿苑談經度五人之超凡出世祇園兩寺感長老之換地鋪金此剛釋迦立教講法之本也誓度衆生俱登十地於是隱明月於幽霄燭昏除暗運慈航於幻海拯溺拔沉而謂居塵衆迷雖一齊化性情利鈍教演口漸之化儀口見昧明法宣大小之乘喻方便隨宜敷陳經義渡河三獸見其涉波識之淺

深出宅口口知其運截力之巨細由斯化之咸獲果證功成不
居佛之德也周觀虹蜚垂軀圓寂於拘尸漢夢金人教法靡流
於華夏洛汭興寺白馬恒陽建矣金牛然後九州郡邑次置金
田迨於魏晉登臨之世大轉法輪隋唐御統之年崇欽僧寶方
令文明
君聖恭丞弼輔臣忠
皇恩廣覆官稱耆老之民顧錫僧居之舍龍泉之院是其一也
時當律調玉燭歲屬豐登農依序賑吏屬公平寬咸揔管潘十
里受畏之風清仕郡官治四民樂安之政里中所有長戶信義
之士量懷圓毅久敬交賓謙遜之言在口好仁之行存心有日
與衆信士而評議曰里中僧舍喜得院名雖舊有青玉之塔三

所立幢幡儀紫鱗之蒼檜二株騰蚪龍勢誠唐天寶刻石文焉今為院庭短促牆仞隳隙右殿階北地基步無欲構僧房廚庫講法正堂無盡造其若何衆願善德即時補圓便地其得前枕長街後通古陌左鄰民舍右映官途正長廣闊無有缺斜將欲起功而無釋子主持勸緣為功德主衆善信士而謂長戶曰近有所聞前副錄僧判淨範大德操公弟子王俗姓氏法諱文超本登州人也性惟持善志愛修崇三寶之衣[illegible]體六和之德於泉玉石峯畔增修廣化蓮宮瑞焉城中助建慈光寶塔今則於滕武郡東治水河口蓋石橋一所計日萬功穩鋪山骨高叠雲根脊虹彎於頭尾游月現於半輪既然無滯將以畢功若衆虔誠一心禮請善意慈心必無阻也尋行請禮受納書緘而已

從順為崇，與夫佛守之緣，求主龍來之院，於是衆功日起，百堵
齊建，先以垣墉周備，次而除剗蕪□，運般土木，忘困無厭，基址
則見於焉，不材木則積於豐用，喔人勞力齊心，梓匠工添椽□，
準之繩之，述之作之，日之成之，堂之殿之，遂得森鬱相依，巍峩
相映，瑤璃脊結，條橫獸□直吞，琇瑁瓦鋪，墀行以貓脊並對，林
壓虹霓，檐飛鳳翼，一庭相顧，潔風四野，嵐光晴翠，列雲峯□□
圖籙封，龍之勝致，斯南左也，地占龍陽，名冠槐水，偶士英人，代
之有矣，昔朝相國，題□□閣之村，往古神仙得道名傳之里，今
則信士善意，計同欽，崇禪教，修建佛宮，欲□無□之名，事紀勛
興之歲，立于琬石而傳後焉，信士善交囑為記，堅以固辭，莫能
得已，但□祐本勤耕樂俗之民，樊文學洪詞之客，雖無其楷式

矩規、卿紀其年月時日、爲其銘曰、
翠嵐簇兮一方金地梵宇究兮號舁龍泉、龍之力兮雲騰雨降
泉之潤兮木欝芳鮮、佛之恩兮脩慈若矣、院之名兮稱額宜然、
堂構徘兮棟虹壓穩簷飛勢兮巽鳳儀翩石塔建兮時經幾代
檜蓋偃兮歲歷年千、封龍映兮可同靈鷲泝水逝近兮無異泥蓮、
淨社衆兮讚揚梵韻寶香焚、兮壇表爐煙虛空降兮十方賢聖、
恭敬遠兮四衆周旋、節萬春兮
君壽祚永、嚴衆豊兮
國福祥延、功圓滿兮慶乎了畢刻石文兮已紀時年、
常山貞石志

遊封龍山記

明昌三年　趙時中

金馬玉堂賢人君子得志者之所處也洞天福地列仙高士得道者之所居□夫洞天之高者泰華嵩衡恒是也自恒之□歸然嘶起於太行之東者封龍之山也諒彼恒岳回環望之四面如一廻翥時飛龍山也至唐明皇天寶六載遂易爲今名背滹沱之巨瀛右井陘之絕嶮實鎮陽之壯觀非若衆山之迤邐也龍首興雲而致雨獅子青毛而赤胸白羊牧兮玉石亂華蓋聳兮青松高鐘磬圓鳴於梵宇金碧交□於琳宮飄石突兀吟臺崢嶸蟠桃植兮御老黄精產兮延齡至如奇峰怪石清泉茂林可使畫者勞想遊者忘歸青城雁蕩不獨美於西方巫峽廬山莫傳名於南土復□徐童仙觀郭元振劍石徐童觀者觀在獅

子峯下、口谿之上、中央平坦、地多桐木花、其花清香襲人、其子色碧可染衣、作青碧色、若移植他處則不活也、觀中有泉數本口、宜栽柳種荷、曹仙姑忎云、北嶽、徐真君登仙之山也、又山記云、駱元泰因入山遇一老人、得藥十粒、告元泰曰、服此則不飢、吾本姓徐、字元然、口受長桑君牒、名為北嶽口史、言訖化為童子、乘雲而去、因得名焉、郭元振者、唐時魏人也、少游學於此山獅子峯前、有石屹然高聳、一日聞霹靂、殼其石中裂、俄有五色雲氣自石中出、元振觀之、得寶劍石罅中、年十八舉進士、仕唐睿宗朝、出入將相、又有東西中三書院、其遺址存焉、當時皆名儒碩士、專門傳授、來集學徒恒幾百人、置山長山錄以領之、又多仙游勝跡、琳宇蓮宮、靡可縷述、自漢唐而下、棲真之士輩出、其

聞、神龍媢池、油雲錫洞、三晉之間、不遠千里來請禱者、莫不遂
請、以致農田鮮有旱乾之虞、傳云山川出雲雨久口前所謂洞
天者、信不誣矣、今者滕寧昭勇公、於皇統四年六月、蒙
皇故兄左丞相鄭王判吏部尚書日、特補充 語院令史、貞元
三年聞口糕累經歷任、至明昌元年十一月、來臨是郡、公諱倫、
字正大、中山定武人也、祖正以吏事策名、 本朝撫定以
來同列者六十餘家、比比無後、惟公家與故右丞相石特口嗣
國益彰、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也、公之故父諱祈、字可祥、是
時 國家始分置六部、故右司郎中植通奉、故吏部侍郎
田中奉首舉公父口口部令史、今後 朝廷設討論後照公
父撿討唐朝文翰故事、撮其精要、立其規式、同列者口口公之

父取則也未及出職忽得病病間言曰　上真有竒介當
速來口竟而逝嗚呼不幸早世令昭勇公即其長子也公故父
累贈武略故母孟氏追封南陽郡口君公自幼慕老子之道望
統閒於　上京會盛府遇一方外士授以虛寂閫言深得
其趣逮明昌辛亥歲七月上旬日游封龍登獅子峯謁修真觀
禮　三口瞅龍潭游禪堂遍覽山中勝槩及前賢遺跡徘
徊久之後至觀前登一巨石名曰霹靂石遂揮毫而作此頌夫
公之慕道見於癸歲其功名得失素判於胸中矣肆情豪逸不
以羈達為累飄飄然有方外之遊時繼至者天長觀道士孫公
諱德清守于澄道業清高符水有靈時輩許之有德之流也從
行者公之四裔德暐德暉德瞻德曄口修真觀前監觀道士能

公諱德真守元道試經中口明達高士也性慕園言清虛篤道不樂紛華聞昭勇公游封龍有所題之頌殷公以其山中之觀與令邑中之觀廼口觀也由是名曰遲石以刻厥頌命僕志之僕本邑人也義不敢辭謹錄其實而贊曰

龍山聳翠兮上揷碧霄峻極於天兮群峯朶峨峭拔千口兮亞恒之高洞天仙府兮謝絕塵勞秀氣攸鍾兮多產時髦徐仙琳宇兮構山之腴高人逸客兮於焉逍遙吟臺書院兮遺址昭昭名儒碩士兮卜此來巢將相時生兮德比夔皐神仙輩出兮地口北條白雲洞隱兮張果丹燒崔武遇神兮嘉氣徧饒金母池平兮不起波濤恒能延壽兮黃精之膏寶能御老兮曼倩之桃漸翁採藥兮閑風怒號般彼赤蛇兮清我西郊清泉數本兮滌

余會饗靈潭興雨兮時濟嘉苗、溫潤其□兮有玉之藴、棟梁其材兮維松之喬、畫者勞想兮匪易揮毫、游者忘歸兮俗冗可逃、我公來游兮陟彼山崇、道祿豁然兮志意飄飄、回頭俯□兮塵世煎熬、頓有所悟兮咄你浮漂、羽衣相陪兮人訪三茅、題詩於石兮詞源滔滔、銀鉤露句兮有古風騷、山神發靈兮感公所褒、百里獲□兮疫癘濟消、并穀豐登兮風雨和調、功成名遂兮聖世忻遺、神清骨秀兮名在仙曹、刻諸珉□兮姑志游遨、傳之於世兮永作仙謠、但紀其實兮非誇是要、

陰證畧例序

麻革

人生天地間而陰陽命之氣其受病亦不外乎此醫家言視證察脉則必本諸陰與陽自軒岐以來諸書可考也至漢長沙張仲景著傷寒一書其言備矣其法皆出伊尹湯液如易之於數春秋之於法蓋萬世不可易者其論氣脉形聲以測人之臟腑經絡之微亦不過曰如是為陽如是為陰如是為寒如是為熱如是為有餘如是為不足以决人之死生之變於朕兆之前使夫學者可以按而知之苟能詳辨而勿失則思過半矣然混淆乎疑似之中轇轕乎毫釐之間自非精思入神實合造化則不能也是以古者之言醫也皆聰明有道之士如孫思邈陶隱居葛稚川之徒何如人也迨夫叔世末流多出於麄工庸人間褎衣

戴冠挾方寸囊自命以為醫工然試讀其書音讀音且不知况
能索理於精微之地哉如趙括之用兵徒能誦其父之書旋取
覆敗之辱如又不能誦其書則其為敗宜何如哉夫陰陽之證
也寒與温涼之味從而用之亦二也其主治嗜好又有大不同
者甚者各主一偏互相詆訾殊不知桂枝承氣之一倒置則斃
之患立見異時承平貴人挾痾方鞍馬勁悍之氣加以膏粱肥
膿之養故勝以剛劑往往而中或者遂狃於此以為人之為病
皆熱陰候不論豈理也哉且四方風氣土既殊而人之禀受亦異
而一律揆之其可乎蓋亦求其至當而已矣嗚呼中古以降老
壽夭而天閼多豈真不幸與蓋醫者心術之偏其蔽必至於殺
人儒者心術之偏其蔽必至於誤天下如宋之王安石是也偏

之為害之烈如此。夫竊嘗謂受天地中和之性，得聖人公恕之學，不以利欲一毫入於其心，而後可以為儒為醫矣。天地萬物一理也，聖人之道一中而已。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而況醫乎。海藏先生王君進之，家世趙人，早以通經舉進士，晚獨喜言醫，始從東垣李明之，盡傳其所學，後乃精研極思，軒岐以來諸家書，馳騁上下數千載間，如指諸掌。予在大梁時，聞其名諸公間籍甚，獨以未識為恨。今年秋來晉州，始得候先生於館舍，觀其氣和而凝，志一而定，有道者也。與之游甚閑暇，日出一編書授予，且謂予曰：傷寒，人之大疾也，其候最急，而陰證毒為尤慘。陽則易辨而易治，陰則難辨而難治。若夫陽證熱深而厥，不為難辨；陰候寒盛，外熱反多，非若四逆脈沈細欲絕易

辨也、至於脈鼓擊有力、加陽脈數倍、內伏太陰、發煩躁欲坐井中、此世之所未喻也、予恐其誤、積思十餘年、蓋考岐自伯迄於潔古老人、撮其精要、附以己說、釐為三十餘條、有證有藥、有論有辨、名之曰陰證畧例、將鋟以傳、以詔後學、且與天下衛生之君子共之、予盡為我題其端、予退而伏讀之、善之曰、異乎哉、未有是書也、其於拯物利生之念深矣、至其論陽證見陰脈者死、謂有外陽內陰、若與陽藥猶可生、及陰陽易分寒熱陰陽易隨仲景三經用藥、皆出古人言意之表、學者又不深思而熟味之、噫世之著書立言者多矣、其甚高難行、詭言無實者、亦有之、然則是書之出、其知者、必以為精思妙用所傳、證以古今、不可誣也、其不知者、則茫然無考、詆以為悠悠談、甚高難行也、予以為

獲一人賢者之知，不猶愈千百愚人之不知者，則是書可以傳信行世無疑矣。故內翰王君從之嘗題曰：世所未聞，真知言哉。比先生過上黨，王吾故人，文之，療數陰疾，尤奇中，皆書中所可槩見者。文之始亦駭不敢用，及已試，歎曰：誤人多矣。昔太倉公所上治驗，太史氏列之傳末。近代錢仲陽嘗所治病，閻孝忠記於論證後。今從先生得所書主治次第，謹編如左方，亦足以證遇者之不知者。文之姓宋氏，諱廷圭，長平人，世亦號善醫云。歲癸卯冬十一月中澣日，王官麻革信之謹題。陰證畧例

好古此書自序題壬辰歲，為金哀宗天興元年，即蒙古太宗四年。此序題歲癸卯，則太宗后乃馬真氏稱制之二年也。麻革文金文鼎本避之，故[illegible]入元後文，則元好問例也。

陰證略例序

王好古

聖賢所言陰證如岐伯阿衡仲景叔和故已備矣活人許學士韓祇和成無已又甚詳矣後人尚有採擇未精覽讀有闕予所以從而次第之然今之病者得之有內外之異或不與經符合之有色脉之殊或不與方契形條相若似是而非衆所共疑莫之能辨取其如此者又從而比類之非簾覘壁聽揣摩未真也陰陽寒熱如辨黑白矣使醫者不動聲氣蠲去疾病免横夭以無辜皆康寧而得壽予所願也每慮淺識或有所遺敬俟來賢幸為改正壬辰歲夏四月初十日海藏老人古趙王好古序

陰證略例

元氏縣令高公德政碑 泰和二年

呂鑑

古建侯伯後裂而為守令縣令之職一同之民命係焉亦可謂重矣元氏真定之名邑也泰安四年冬遼東高公□□是邑因□公仲倫聽政未幾改歲春乾公拜□姓而語曰天之不雨我之過耶舊政之遺孽耶可下於天天不我應我□□也禱之以誠二日而雨足公無自是時愈恐勉於簿書之間因得前令和買民物舊籍以歲計之已歷二稔曾無百姓□□之□□□□日□置守令所使宣德化而流恩澤也

朝廷方切切於富民不忍推其子而至於鬻恥閒有所取必並直而償之今物入十公家已久矣而民猶無所得彼雖必知為貪吏之所取間有愚而寡知者或怨焉是非

主之恩澤遏而不流歟固非為

令者之罪，於是窮治其姦，簡聽而得其情，俾出其微辱豆之資，口償民物之直，仍以濟衆，屏之使不得復還迹於公庭，既知民之所苦，凡虎哉忍於為虐者，悉囚其翼，折其角，置之於陷之中而後已。又有所謂豪強者，恃其勢以逼於寒素，熾其黨以爍於微弱，公盡削勢破黨，俾無所措手足，羅殃於低簷者，扶持而振起之，皆得自由於優遊之地。公精於聽斷，其政如神，凡投牒於庭下者，能照其肝膽，處之以公，受責者不以為冤，得申其情者亦不為私口，故政平訟理，凜凜然有古君子之風。方其未下車之時，人厭追胥，境多盜賊，剽虜也不足於夜，自下車以來，盜賊之也，人未識一丁，去兵，犬足不生氂矣。縣既無事，公口曰：昔三代之有司，治廬舍委積以待賓客者備矣。今學士大夫居趙為官

多其曳裾於公府之外者日至予所以待之上酬酢於公庭亦未為使覯以俸餘繕亭於城隅士之來者雖占一藝名一善例援之以禮而燕犒於其間縣民榮之曰孰謂韋甫縫掖可使銅印墨綬折腰乎復遣子入學者多矣公留心學校有日於茲欲民之皆化故復及此公之用心其亦文翁之用心也神山梁國林久沐公之德以今期已至瑶歷東來口誦其灼灼可驚之迹祝余為記然梁國材非有口者以不能歷歷言之為恨余亦止以所傳施之口口授祗以橫目之謡謹採其所以歌者復為之贊贊曰

雨結而濡田不至穢澤遍而流民不遺利虎異其體時為介坑犬甓其足夜無介驚興學風行鼓□□國□閣□褒湊琴摟古公及其代難愛之忘衆無所謝願壽而康

常山貞石志

開府儀同三司左副元帥金源郡壯義王完顏公神道碑

大定十七年

王彥潛

王諱婁室、字斡里衍、與國同姓、蓋其先自合篤者、居阿注滸水之源、為完顏部人、祖治魯直、贈金吾衛上將軍、以射雄鄉里、枚屬寢蕃、乃擇廣土徙雅撻瀾水、聲聞麻吉等七水之人皆附屬焉、父白答、贈金紫光祿大夫、事世祖為七水部長、時為叛誅冠亂者搆為釁惡、金紫公與同郡人阿庫德協心一力拒之、以附世祖、王簡重剛從、矯捷過人、操甲胄手之所及、無不超越、而器識深遠、幼不好弄、卓然有成人風、為鄉閭所愛、年十有四、金紫公知其材、自兒勝兵矣、乃薦於穆宗、與語、器之、曰、是子他

日可以寄軍旅重任。前後阿柏詔可諭余甲等相繼逆命。王從
之征。屢立戰功受賞。遼人蒲海理叛入于條遼籍之女真部。
穆宗使王覘知所在。勒兵討捕。王登先摩擊。蒙賞以甲冑具裝
戰馬。高麗出兵侵曷罍懶甸。進築九城。宗翰辭原王付寶獻帥
師討之。王從攻其城。久而不克。王言之於帥曰。宜遏彼外援。絕
其餉道。可不攻自下。從之。降其城五。從魏王斡帶討訛　渾叛
將攻其城。王登自東南隅。斧其樓楹。流矢中手。貫于柯。攻猶不
已。士衆從之。以登城。遂成功。居其最。年二十一。代父為七水部
長。太祖方圖義舉。間召王與同部人銀术可。謂曰。遼人驕矜。且
其見侵無厭。又轄他部人陶　求帥吾界。吾欲先剪其外邑。以
張吾軍。然後進伐何如。王進　臥遼人內外　之余親時

太祖攻取甯江州、王登先、以戰 元年、擢授猛安、奉命總督

銀术可蒙 吾等往平係遼籍女直諸部、既降一部長、而路

部長告急於遼、援兵三千且至、王率其已降夸柿理進擁其不

備、大攻之、追殺千餘人、明日破奚部、大敗援兵三千、斬其將、俘

獲監戰銀牌使者、諸部以次平之、除宗室斡魯古路地、咸州以其

敗重、快會王合兵禦之、乃往敗其戍兵三千於境、斬其將、遂會

斡魯古、既而聞敵兵且至、王留四謀克精銳、各守其一門、與斡

魯古濟水、 翼王居左、敗其所衛、追殺略盡、斡魯古軍引却退、

城 與所留諸謀克整陳而出、王返兵擣敵背、大敗之、咸州

既下、因徇地黃龍府、 太祖自將進達魯古城、將與遼兵遇、遣

使馳 召王以軍赴之、太祖見其馬力疲極、益以三百匹、命居

右翼明日兵交以衆寡不侔為敵所圍若九王所向披靡輒潰圍而出竟大破之太祖將進取黃龍召諸將議方畧王進曰黃龍遼之鎮府所以圍遼者據守甚堅若不行類其巡屬使絕外援則未易可拔請試效之太祖乃令王以軍行自遼水以北咸州以西暨諸奚部城邑悉討平之進僻府城東南扼敵軍出入身巡其村墟凡有以應援者使不得交通度城中力屈可攻使馳奏太祖遂親御諸軍以至圍之王攻東南隅選壯隸競倚梯望其樓櫓乘風縱火王乃毀民家堞趣士力戰至火滅鏃傷足而不知諸軍繼進敵遁不守太祖嘉其功賞御馬一奴婢三百仍賜誓券恕死罪太祖之敗遼破敵兵九俱王挑戰有功天輔及斡魯古阿思 等卒乾顯路攻克顯州遂與遼太師耶律淳

戰于蒺藜山大破之遂下川成徽三州徙其人民于咸州黃龍之地于是太祖命王為黃龍路統牧皇弟遼王統諸軍以平中京王為先鋒至　此敗其節度使雅里斯之兵三千偕完顏　耶律余篤等帥師徇地奚部所向輒克始與余篤以騎二千襲遼主于鴛鴦濼遼主適去進至白水弗及獲其內婦輜重大軍圍其西京城堅拒守王與皇弟闍母攻東面緣攻具以三木駢擴根為洞垣右長　使士卒行其下以塞隍塹又作樓車輩之以革施　其上出陴堞以闞敵諸軍乘之而遂克城與闍　地天德雲內東勝寧邊四州及其傍諸部悉降叛人阿克東于是始獲都統斡魯以諸軍次白水王營中夜有光如炬起矛　王戒嚴曰將有重敵明日闍夏人出兵三萬援

遼、過雲內矣。斡魯以諸軍會天德遼王前後遣騎數百迎敵、責為所掩、惟數騎得還。時方暑雨、斡魯與諸帥議方略、皆曰、彼衆我寡、宜請濟師於朝。比其至、姑擇草牧以休養士馬。王獨曰、敵據我前、倘吾軍若縱之、其勢益張。我雖不戰、亦必來爭利、或劫取新降人民、則沮吾士氣。所請濟師、豈能遽集耶。願得精騎一千、與辭不失、拔離速二將以偕。見可則戰、難則固壘以俟合軍宗室付古廼訶之、曰、爾安輕舉。我軍既寡、馮力疲憊、將何交戰、王曰、制敵如救烈火、一後其時、反為所乘、則益難為功、宜必迎戰。付古廼拔佩刀劾然曰、諸帥皆不欲、爾敢沸衆耶。王厲聲曰、我獨與戰者、非為身計、蓋國家大事耳。阿昆乃欲阻忠勤之志而沮諸軍之氣乎。亦挺刃相向。諸帥大驚、起扞之。斡魯

以二將與王偕行將至耶俞水登高以望夏軍隊伍不整方濟水遣使馳報斡魯曰今觀敵衆而無威易與耳將挑戰偏師以致之請速以師進王乃分所將為二旅更出之退几過水乃再整行列奮銳氣馳擊敵兵遂却退我大軍亦至合擊之敵乃大潰追至耶俞水數千人敵赴闇結陳俄水於河之東降四部族迭刺部既降復叛討平之太祖平燕皇子宗望由闇道東下至昌平以取糧餉太祖

太祖聞遼主越在陰山命斡魯暨皇子宗望引兵追襲以王為先鋒道出龍門擒其都統耶

律大石、至白水、又擒

仁、又破西山巨盜趙公直出

師於朔漠之境、生擒公直、天會初、遼主播越、應朔間、韓魯遼將

分兵三路追襲、

追之、疾馳六十里、及之于風

山、遼主以其騎陳而立、王馳之、其衆潰、遼主以六十餘騎犇王

戒士卒曰、無

馬出其

馬　胄而

詔書所以招諭之意遼主

遂獲以歸、

使請降輒名

辨之執政

使馳奏王不能平

猶國戮力於石馮遂獲遼君厥功茂焉自今或

罹罪

罰餘釋勿論藏之明府有如此

王領先鋒軍取馬邑破敵于雁門圍代州克之執

其將

嗣本進降忻州又降戍將耿守思等太

而宋之援兵且集銀朮可獨不能排宗翰遣王以軍與之
協力遇宋將樊 之衆十萬於 城破之又敗
反攣奮擊大破之遂獲九孛堇軍趣汾州拔平遥介休靈石
攻拔汾州招石州及諸縣邑降之宗翰以大軍
津復遣子活女與諸將繼之突葛速等破敵降[illegible]河陽而宋人
既撤河橋活女于是自津湖流行三十里見河水
浮深涉淺而馳於中洲俄已登听臨岸敵望之以爲神不擊自
遁諸軍畢濟遂取洛京及鄭州合大軍圍汴與孛堇

冒圍出戰王見其鋒銳不以逆擊使活女率精兵橫截之敵衆
亂王乃督諸軍進戰手中流矢裹創挺鎗馳擊自若敵大敗奔
城而城中　爲
諸軍所獲既克宋帥府俾王統諸軍西趣陝津討河東未附郡
縣至澠池大破宋師范致虛勤王之師三十萬僵尸盈溝致虛
僅以數十騎遁去遂克陝府濟河　又破敵二萬降解州攻河
中城堅拒守王使其弟倚梯開關登陴俄援甲士三人上與敵
人格鬬諸軍繼進克之諸人西走先出者焚橋而去餘溺于河
使並流拯之活其卒五百人於是置諸解二守以降將總轄治
進士撫諸縣長吏招撫散亡以活女領二猛安軍留鎮中京文

降絳慈隰石四州而還元帥府將平陝西以王嚳請之使詣闕圖上方畧還率諸路軍合萬人以行出慈州乘兵渡河而南復與范致虛軍十六萬遇于朝邑大破之遂降同華進破重敵於潼關循地京兆敗敵數萬于長樂坡遂克京兆擒其經制使得亮轉降鳳翔隴州鳳翔尋叛進軍城下破熙援兵十餘萬攻拔之還敗敵三萬於武功日中復敗三萬于近地又破十五萬于渭南北趣鄜延循下諸郡招降折可求狀　府豐三州及諸城堡克晉寧軍殺其守徐徽言京西陝府畔復討平之又破重敵于渭水終南略地西北宋將吳玠率軍二十萬來拒遇於武河戰十有四合而敵氣始衰遂大破之陝府又畔往討之既成圍使以薪芻絶池築甬列衝棚臨城攻之池水忽涸王戒將士曰

敵泄池水、必穴地欲焚甬也、嚴備之、既而烟出於塹、遂撤攻具
而退、須臾火發、甬為所焚、敵復引水自固、王使以沙囊塞塹、于
是梯衝並進、數日攻克、擒其將李　及援兵之將趙士伯、戢
之鄜延、復撤于是、王已感末疾、睿宗皇帝時為元帥、將親平陝
右、使王先討完鄜延、而宋將張浚率步騎十八萬、辟富平、睿宗
皇帝會諸軍迎敵、王至、見敵遊兵千餘騎溝來覘、乃率百餘騎
邀擊、而設伏於阸、以輕騎誘之出、將前伏發、逆繼夾擊之、斬馘
畧盡、執生口以獻、遂領左翼、及敵兵遇於兩溝之間、自日中戰
至于晡、六合而後敗之、始合、右翼引卻、王援之、乃復振、明日、睿
宗皇帝宴賚有功將士、顧請王曰、力疾鏖戰、以徇國家、遂破大
敵、雖古名將何以加也、悉以帝筵所用金銀酒具及細鎧甲冑、

副以馬鎧戰馬七匹賞之由是疾增劇以天會八年十二月九日卒於涇州回　之西京原年五十有三軍中哭之如親喪爲訃聞太宗震悼詔遣親衛馳驛護其喪歸葬於濟州之東南與吉里復遣皇子鶻沙虎宗子銀朮可迓之車駕還自中京道臨其終南之際親至奠哭久之所以贈賻者良厚天會十四年追贈使相官制行改贈開府儀同三司又追封莘王正隆二年改封金源郡配曰溫都氏追封王夫人子男七人長曰活女官至儀同三司京兆尹本路兵馬都總管曰斡魯光祿大夫迭剌部節度使曰謀衍崇進留守東京曰什古廼金吾衛上將軍留守北京孫男仕者曰斛魯鎮國上將軍世襲猛安曰度剌世襲謀克曰窊古符寶祗候曰撒葛祝太子內直郎曰辭烈宿衛士王謺

勇果毅濟以明略始自伐遼迄於克宋率身先行陣前數千百戰未嘗不捷獨追獲遼主至於取汴筮馬以涉大河威名震懾南北自國初迄今言將帥臣無能出其右者大定十六年天子思其功烈詔圖像太祖原廟明年又袷配享太宗廟庭謚曰壯義又敕詞臣譔次之建碑墓隧臣竊惟王之考金紫公在世祖勘難定亂時為不二心之臣書勲決勝主以忠順才武輔佐太祖太宗征伐功無與二稱頌至今傳所謂世濟其美者歟銘曰金興受命寔始翦遼武元載旆疇若我聰王惟世臣嫿嫿忠藎視敵無前身先行陣武元致國順天應人天討有罪赳赳虎臣靡堅不摧靡強不踣薄伐雲朔至於漠北匪學孫吳出奇縱橫以寡擊衆殄殲頑兵掖追亡遁虜執醜虜友擒風飛卒獲遼主

迨及伐宋、經營太原、所在寇敵、如雲之屯、王鋒一臨、如睍之雪、膚功之奏、奚啻三捷、宋既畫疆、乃復渝盟、王弗解甲、師弗留行、宋阻洪河、舟梁既撤、靡杭一葦、長驅而入、先之鞏洛、合圍汴梁、困獸搏鬭、斃之而殭、亦既克汴、趣師關陝、貔貅粟糧、金湯失險、當平之役、

王身屬疾、威猶靡及、以死勤事、雖疾亦力、勁敵何有、力戰乃克、寇壘既清、陝右遂平、王誠有功、維昔先正、

肖形以圖、寫勲而

千載如生、□□□□□□□□

柳邊紀略

真定府定林禪院通法大師塔銘 貞元元年王瑨

□□□□姓米氏本府獲鹿縣人世以務本為業生有異相分善惡於襁褓間逮總角諸童稚戲於壠上見師至則息喧力作□□□□特立之操見於幼年父母異之十五歲捨從釋子游二十二歲受具禮天圍昭禪師為師一日謂師曰汝相貌行藏非常□□諸方叢席止濼棲蓋之誚不可不知也乃之汴見淨因覺禪師法雲杲道者丹霞淳禪師皆以法器許之後參隨州大洪恩禪師針芥相投得失俱亡了無餘事請充侍者凡五年其立規定矩更數住持竟不能少易者師與有力焉大洪天下名山也有二聖者化□給衆威靈可畏瀆之則禍隨至山門欲改塑其像衆猶豫不決師毅然曰成毀有數何懼之有遽擧斫

之衆議乃定後師有遍游意遂辭大洪以偈送行而印可之意甚明師迤邐復還里閈掛錫金牛時真禪師方主法席請作座元儀刑雲衆凡十餘年終始如一內外渠繩不約而行四方參學咸聞道聲而訪之 本朝天會四年撫定鎮陽元帥一下見而奇其人奏 賜號曰究理至十七年定林虛席諸禪列薦於府堅請乃從而果承嗣大洪為定林舊無儲積魚鼓寂然堂舍頹弊師任不數年齋粮盈庾方丈廊廡煥然一新雲水之士繼踵而來清規大振如負薪汲水皆身先之真禪師僧錄秩滿當選代者府僚暨諸僧尼皆曰非師不可衆保舉請累日勉從奏 賜紫衣易師號曰通法七年之間無纖芥煩擾衆畏公清不敢犯毫髮護持教門一路賴之師範行峻性器宇寬

宏心剛志堅性直明敏自為僧至出世未嘗妄許可人丈室中惟以紙帳蔽風除衾襆寒暑之外布衣而已陞堂入室舉古人公案勘問學徒其嚴四肆根根如也天眷三年四月二十日示疾居士秘考廉者執侍師疾夙夜不怠因發問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病從何來師曰你病我不病秘亦領悟二十四日師令設無礙大齋院門鑰書事無巨細悉決之當罷雜役四以始許之曰我若不住汝等從良是日罷釋之自取沐浴更衣端坐天明索杖拂而化二十八日茶毗士庶送者萬計靈骨五色舍利得於燼所素無信心者悉歸嚮焉建塔於城西昭禪師塔之側俗壽五十九僧臘三十七度弟子二人曰悟徹悟超嗚呼雙林坐化復履言歸從來諸聖報緣回盡示生滅法人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雖千佛出興于世而結舌有分此又非語默所可及者師圓寂之後十有餘年碑日未立悟堤欲廣師之德以垂口杇特僧正觀所作行狀見索紀述義不獲辭爲索之以銘曰

梵相瑩瑩晴嶸嶸碧梵香琅琅秋濤觸石一葦渡江徧遊叢席三陵來勝軀探賾悟言洪山神珠熠赫既露囊錐獅子返擲騰聲江左關道鎮陽蘊與莫測得喪俱亡橫身爲衆換骨刳腸性天爲鬼法宅林深無何夭屈奄然舟藏落蘭祝融旃檀枝折緇侶吞聲波旬起悅妄情執著徒自分別不生不死無古無今清風拂塔朗月穿林巍巍常山瀰漫游水刻文斯碑億劫同此

開化寺僧文海舍利塔銘 貞元元年　　李 失名

師俗姓何氏法諱文海寶眞定府之元氏董安保人師生知仁讓幼脫塵勞宋政和三年春□□得度禮本寺上生院懷慶爲師戒律甚嚴師以猒慾爲心勤捨是行不談人之是非待貴賤□□熏修之餘寂無他慮眞物外人也天會八年冬一日作大齋會謂諸徒曰本寺九間殿幾千百□昨經兵火焚毀殆盡惟存基址今日□僧特發重願稱建此殿奉報

國恩啓諸大衆以謂如何在會各各避席合掌加首言曰善哉翌日跣足禮化於□心時當凝□風霜遍體晨夕不怠人皆驚異師曰佛以財法二施化諸衆生所施無盡所報亦無盡諸佛子□能作是念福利無邊邑人以是知師行業樂施者繼踵不絕

未久刻桷已施巧製丹楹載煥榮□佛像粧嚴百色具備壯麗當時斯吾師之功也於天德四年正月十九日曛暮無病示終于本院丈室春秋六十有五僧臘四十度弟子四人自證自成自悟自修是時弟子號慟居士潺零競散香華恪申供養經五日神色不變容光轉怡邑人詣禮者雲集何啻千萬羅列威儀焚師于郊外盡獲舍利而歸衆議欲以浮圖法塔葬師於大殿之西南隅越明年秋有弟子自悟者夙承四訓德業清真率諸善士共建茲塔追報法恩丐予作銘以旌厥德銘曰

偉哉釋子幼悟真空落髮披緇戒律精通有大智慧實構興崇粧嚴畢備實師之功六旬有五無疾而終海日未出山月何曚塔葬斯地舍利其中刻之銘之昭示無窮 常山貞石志

珪公居士塔銘 大定十年

釋智深

獲鹿縣□□□□ 下缺

居士姓□氏□□□□□□家臣田業夙無所恬事母服□禀性仁□識志皆重與里中張□□□□□□□□一日謂居士曰吾昨過中山安老大師具□法□□□□□我已敬受其法請子同嘗其味居士曰感君之德可□□□□□□□□□□□□見奕之居士曰□求□佛即如何□□師曰□□□□□□□□人之哉居士愷然驚悟心如剔出亟亦辭家覓脫然而去之北師曰□被食□□□□□□岩前之果春熟器皿之物恒溢嘗奕訪道中餒欲飯當路□食盈□□□□□□□□□乎知其眼志而必造門後聞盧洪圓和尚□□□□□□

挈徒衆去倒馬洪預作圜民之止居士從之圓公一見擧止踰
倫駭然謂曰汝當作衆之所歸導之師也後——聖朝撫定
隨師還院披剃訓到法名淨珪並受檀藤凛然念曰昔佛求道
着鹿皮麻麥活命矧我凡夫觸向皆迷自以珍味甘滑口腹盜
為道也我願復為山谷道口衣紙袍布巾食橡口草菜可為樂
乎以口告師口許之曰汝可道也
鎮陽鹿泉西有連珠洞汝當往矣既蒙師命振錫而至忻忻樂
之曰方是道人之家也口口口口口之口口門不出精習定
志因世暴惡口杖南遊至蘇家庄彼之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村下凡有所爭及官差首目者俱不訟官自謁於居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忿雍容而歸自爾方塢無惡衆家

□□山僧仰居士□□請同□□□□□□□□見□十□
紅裳婥約□□□□□□□前導同□□見飢而□□居士還
洞□□□□□□千林倍勝□蘭帶是諦人□□不數遠近來
□不問冬夏□□造□□□□□□為人自是不明自功不
伐自德不矜□獎不□□時不食□徒如賓□□若客四衆仰
之遐邇信服緇素結轍千里之外真處□□□幅輳□□□□
擁□□若洪音奉扣韻出重霄桂月當示六合普鑒居士一日
周視碧林森蔚淥水盈池適然嘆曰真道場也堪與後人久遠
作大依止乎洎南□□□□然無所置吾□之□何也令承
□□□□□□□□□□□□□□□□□□□□□□
□□□□□□□□□□□□□□□□□□□□□□

□□□□□□□□□□□□□不□□□欲受教□□
□□□□□□□□□□□□□□□□□□□□述出
諸□□將去□□□□□□□□□□□□□□□□是
吾寂□□□□□□□□□□□□□□□□□窓之下
儼然而逝於是四方俱至意無□家□□近□□有壞梁
之感壽年七十有八歲荼毗之日繒嚴□□人皆爭挽肅整咸
儀僧尼咸助哭嘯震地泣雨瀝壓送葬者千衆持服者百餘人
闍維之處金光朗然有異僧見足有青蓮分然出火薪熖不絶
身骨未燼人皆爭取或藏懐袖或□嚢橐如懐龍髓異香隨人
既乃附衆輿而歸尚分□默次至本縣諸村邑聚及縣民吏豪
家各持香火陳烈迎之乃葬院西北山之麓擇諸翠圖影其遺

範、為四方軌、具其行狀、於叟求銘、無媿寡聞、謹以繼之、言不盡
陳、復以銘曰、
栖遲山谷、道化□□、神色□異、縹緲非常、類衡陽跡、儔毗耶蹤、
不言而化、非令而從、水歸□海、星拱北辰、碧天孤月、青□□雲、
達一源妙、知萬法根、法法咸真、事事皆空、即□□□、即遣郎中、
毛含千海、芥納萬岑、公法神形、□□□□、所作已辦、大緣周畢、
□□鄉路、踏平穩地、□□□□、往而不迴、人懷愴戀、欽所失歸、
建蘇偷婆、□□□儀、擬壞愿徒、長夜所依、

常山貞石志

獲鹿縣靈巖院琛公長老塔銘 大定廿四年 馮 闕名

夫岸實不移因舟行而似動鏡奚能照本垢盡而自明蓋爲□□□一心□□□□□□□□□□□序圓覺了義經云嗚呼生靈之所以往來者六道也鬼神沉幽□□□戰□□□□□羅□□□□樂可以盤心慮趣菩提者惟人爲能耳且人之心皆姚覺佛心如其□□□□進□□□智□□□塵清淨六塵清淨故而四大亦復如是其證菩提也明矣惟我琛公長老頓覺而□□竟之□□□師俗姓王氏定州招賢坊人也幼而失怙然稟性純雅不好嬉戲加之母教素□鄉□尤爲過人長習班輪運斤之業事母孝聞於州閭六日□□□□□□□□□□長老□演法門發明□果智圓□甘心不可遙求也

乃頓悟曰洗盡無始以来煩惱業障撥開今日已後智慧了心
遂頓辭田□俗緣禮□□□□為師落髮授戒訓法諱曰
淨琛自是而後誦經持戒如素習焉惡衣服而卒歲以其□□
織之餘捨甑與而徒行以其惡甑驅之諸用於己也儉給於人
也足私不積財公能立事言無妄行無偽戒珠圓而瑩徹慧炬
明而輝耀超凡越聖前後入空門者罕能及之師見彼院緇徒
□衆□□□□□□□□□毅然行化於是梵音一唱四
衆應之如響蓋以善信厭服於人捨要□□□□□□□
□□□□仰師之化□而此院先居士桂公有宿習之契時
大定 龍飛思福田之滋廣 勅天下禪庵道院特許給
名□□開之以為太平勝事千載一遇不亦難哉□□□□

口口居之地游螺山連珠洞及口口口口乃吾口口辯
之所也然名號未正寺遇　鴻恩唯吾友琛公道業素蓄善
欲特口口口若可徒衆不口口合悉然其識挂公口口口
口口口而後元於大定二年八月廿日公仝村衆香花幡鈸迎
師至院口口翌日聞官請二院名額不日獲　勅牒特賜
連珠洞為靈巖院口口口口口口异洛勒石以示永久而不
朽焉師既住持岩洞光榮精藍秀潔使法輪常轉宗範顯揚勸
化口緣妙應無方來參者以口口額口口圍繞皆大歡喜師無
繫無著如孤雲之來往靜而依山動而濟物或伸或屈一無滯
累而自在圓通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無非口佛之事建立道場
者三雲臻海會孫布孫席見者信施聞者傳達以其口圓圓頓

之教遍滿諸□而□方□請遞由至於槐陽師迤邐欲返故山衆稽首勉留旦夕請益□得暫暇時大定十三年歲次癸巳十一月十二日辛丑在栝壁村普淨院示疾至夕白衆曰吾將逝矣然來則本來有去則本来無離諸名相踏真涅槃這一段雜劇又做到頭也大衆伏惟珍重了無作難之色奄然坐蛻諸方聞之無不嗟異荼毗之日天色晴朗風條不鳴祖送者千有餘人環遶而作法事闍維之處靈骨鮮靜光華奪目師享俗壽七十僧夏三十三法嗣一十人孫一十个本院徒衆繒□□轎送靈還院時諸方信士競設香花或迎或送哀號□□道路之人亦為色慘以是月廿四日置靈於講堂真饗無擬自師住持十餘年興廢補缺□□□□□□五一事也曾不自矜濂一法也未

嘗少懈博施濟衆而有廣大慈悲之心破邪摧魔而有沉量威

神之力教之普照也猶惠日而破諸暗仁而不外也同法雨而

潤群生湛其心兮若柳絮而□□□□□□□□蓮花而不著

□□□□□□□兂□□□□□而不可思依□兩院大衆同

議葬事□□□□□□□□日顧分靈爐各院葬之永為供祀

之所依衆議許之即建二塔本院葬院西北山之樵與珪公塔

相比□甲午乙卯□□□□□□□□□師宗圀持師行狀囑

僕為銘僕辭以不能愈辭而愈□僕以先父□□皇統年間來

罕是邑與珪公居士有蓮社之舊義不得固辭姑應來命誌其

實而序之乃□之銘□

與物破惑乃佛之德摧魔定勝乃佛之力教自西來流傳此國

于有餘年、□□□□、惟公之生、忠性圓明、一悟真理、頓棄俗情
爰自落髮、誦持無間、前後學□、□得□□、經明行修、星霜幾周、
緣化於外、瓶錫而進、孰與交契、挂公居士、備□□□□、至□、
請卒院名、名定功成、無繫無礙、自在而行、道場雲會、忽歷塵世、
慷慨辞世、奄然而逝、分葬何之、□□□、□□□、以永歸依、
爲飛兎走、天長地久、丹青可□、□不可朽、

常山貞石志

居士張公塔銘　大定十七年　韓伯達

張公居士赤諱淨字，深州安平縣博陵鄉郝村人也。公自束髮以來，修身潔行，介然不群。其左右民居見而異之，曰：斯人乃非常輩耶。甫及壯歲，僻樂空門。一日因□□□□□毗盧院，遇安公上人，式語相契，遂棄家事安公，修習正法，演說苦空。晝則誦經行道，夜則宴坐澄心，窒塞四流，恢弘六度，常乘不退之輪，庶造真如之理，乾乾惕厲，惟恐□及。經云：精進持淨戒，猶如護明珠。今於居士見之矣。至宣和中，安公歸寂，後因隱於林泉間，居王子寺薛[illegible]子，或遊王母山水谷品等處，以苦行自修。雖糲食充腹，□□□□□，未嘗歉於心。日復式日，但以息慮忘機，披閱聖典，是為常式。自

聖朝撫定之後，再詣毗盧道

場後禮圓公長老為師請益不懈於弟弍義□有所了悟至天
會乙卯仲冬二十有六日圓公滅度公葬之以禮三年服畢公
為之着頌慨然嘆曰□夫有涵之身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
矣斯語信然遂拂袖弃塵冗訪道求真栖心達本但以在在處
處演百法之要設三世之緣開導愚迷破除執着援苦海之沉
溺救火宅之焚燒故聞公之化者就善而去惡仰公之教者背
偽而歸□□□□□村落之輩往往蠲除嗜欲斷絕葷酒而來
受淨戒者非可一二數也故曰□□□□□□人此之謂也
彼夫讀聖經而為庸行執邪見而入外道者較公之用意□□
□□□□公之賦性聰敏凡出言辭即成頌詠與夫佛教皆
相符耳有大比丘宗園者□□□□□議曰貲恐其弃於地不

必藏諸己櫃珍於匱未若與衆共遂出公之平昔所著詩頌次為弌集題曰繼善傳之四方遺於有識者古傳吴之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皆謂之不朽觀公所著僅可預立言之士予天眷己未有鄉老數人於郝村公之故居基上構其草庵請公居之自此諸方慕善之流接踵而來聽教者豈勝計哉至天德四年公盡出所有衣鉢以施諸方其所止庵室院地遂施毗盧善公長老善公後遣門弟淨顯淨昇居焉居士遂詣鹿泉連珠洞訪舊友珪公道人既到不數日聞有真定進士張武卿來相訪此公與居士然非素識一見道眼相照歡然如故友俗諺曰士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者斷不虛矣居士因作頌以奉公張送其頌云可怜昆竹感伶官最恨相逢太促然既會豈知

何會再他時莫忘此時緣又云七十三形容盡不堪一朝拂袖真歸去四海五湖誰得柰張□□此頌涕下歎息謂諸人曰此頌頗有辭世之意於六月間張公既相別去於□月十有七日夜偶示疾遽然索水沐浴更衣索筆廼書頌曰七十三年事息四海五湖飲醽大千擲在他方露出青天白日奠共頭鬚髭雲興頂門上雷聲霹靂十方普濟霧露誰是靈衣戴濕書畢乃跏趺而坐終經三日其顏彩凜然如生凡來觀者披□其頌各相顧曰向非啓覺路之緘縢發空門之扃鑰深明性相默悟圓機者烏能道此乎公之外方門人□□之際遂與公之親屬極諳鹿泉茶毗訖乃收靈骨一副歸於故里其道路間迎靈者莫知其數遂建塔於故庵殊勝院之西北如法葬之一則比丘宗

园追念公之教道、遂捨己資、亦建塔於鹿泉海螺山連珠洞靈嵓院、其宗园竊想公之厚德、恐歲久而淪沒、弗口顯揚於後、特欲刻石傳之不朽、因祝余為文、義不獲已、乃紀其行事、姑以塞命、為之銘曰、

於美守公、命世之賢、妙年聰悟、塵累非牽、禪關寂宗、獨叩其园、踵七祖業、拍維摩肩、離於二相、不着二邊、敷闡正法、濟度有緣、導迷垂教、援筆成篇、所在感化、惟善思遷、弌旦云亡、聞者涕漣、伊何歸矣、歸兜率天、蒸蒸孝弟、意在光先、慮此果行、久為棄捐、命刻貞石、庶傳歷年、師德益顯、元吉其旋、假使尚在、余當執鞭、伏聞遺跡、敢賂岑岑、

鎮陽龍、興寺廣惠大師經幢銘、大定二十年 釋法通

原夫如如無生無滅、智智有慈有悲、成事智見、三類化身、定果
色酬、四弘誓願、利物緣周、般真而已、厥後五師傳教、十科詮僧、
師名義虎亞譯經高、師諱智和、本貫祁州角頭村彭城劉君季
子也、家世奉佛、精嚴歸戒、其母崔氏因感祺夢、遂誕異靈、師年
方推果、未逾齠齔、戲沙為塔、旋遶瞻禮、時有異僧謂劉君曰、此
子當為吾門之偉器也、後延屢斷出家、父母愛念未允、次歿、師
與妙辯踊泣血、哀而送之、居喪致毀、事亡若存、乃至寢苫枕塊、
俯制三年、啓于妙曰、雖佛留子、未俗目連、猶送出家、薦親緇佛、
物猶幸矣、其妙不克奪其志、遂送真定府龍興寺傳教院禮感
公為師、訓師名已、付所試經、朝讀暮誦、即年就試經優校第、及

甲而皈其師嘆曰青過於藍信有之矣受具之後搢登汴洛負笈德泰隸明門論莫不目覽耳聆心傳口誦乃至五位百法之義得魚忘筌八識三變之文因指觀月凡出弌言冥符四印演賾鉤深時無敵者師既學位名飛入表博州書申三請充宅于郡傳燈十載學人輻湊皆虛來實往時諸方名匠靡弗出師席下邦有趙隍城欽師德學進納紫衣師號特以奉施師辭不獲已撫而受之孫天會間有真定府耆宿衆德持書具儀請師皈里師不慢鄉閭遂還本府于奉恩精舍洎龍興本藍幾十年間大播宗風時無階者届皇統二祀大衆叶心保充副錄其年仲夏旦日授河北西路都僧錄判官賜紫圓明大德至貞元二載復還都僧錄改授廣惠大師余嘗有詩云圓明德號光前後廣

忠、師名鎮古今、師清畏四知、政發三嘆、實佛宇之棟梁、法門之鈐鍵。時友忠陳太中贊曰、選官選佛、臨政異為、人為法到、頭同師、罷職後、修六師殿、刊百法板、不日而成、供佛飯僧、莫知其數、于大定三年歲次癸未、月建乙丑、丙寅朔戊子時、化緣將畢、涅槃時至、謂門人慈和大德曰、夜夢庭樹變白、此吾入滅之兆也、俟吾入滅後、火化殘骸、葬不毛之地、言訖辭眾去云天西門開口稱彌勒、跏趺而逝、緇素號咷、如喪考妣、荼毗之日、有異數人不期而會、或隱或顯、方表吾師非凡生玉也、火滅之後、獲舍利莫限其數、門人拾靈骨附古塔葬之、師享齡七十八、僧臘五十八、度門人順淨等一戈十三人、嗣法傳戒者莫克記之、其後門人順道恐湮師跡、特建經幢、執師行狀、擇詞斷文、忝性不匿賢、況乎知己、

但嗟墜露、詎以添流、勉叙嚌錄、以為銘曰、

廣惠大師、衆所知識、具體隣智、允瞑亘渊、神情爽、人齊殊特、
性潔澄潭、心明浴日、學鎮神州、道嚴佛國、三錫紫袍、兩遷僧職、
如氷之清、如弦之直、止諍權衡、決疑繩墨、式路政風、諸方取則、
宗說知通、戒乘俱慽、夜修止觀、晝避羣色、六師嚴修、百法振刻、
月盈漸虧、日中遽昃、根背緣乖、師歸寂默、瞩天門開、口稱彌勒、
結跏趺坐、氣絕神息、天樂霄迎、悲聲動域、荼毗有終、舍利無極、
地久天長、師名翼翼、常山貞石志

獲鹿縣靈嵓院允公和尚塔銘 大定二十三年

蘇獻可

夫昭機之士，是其有也；冥機之士，是其無也。有相動用之為俗，冥契無為之為真。俗也者，假有□依言論之□歷修證之門；真也者，性空也，超言論之相，離作為之境也。說□者□修□述□□□□□□□□□真□□□真非俗而莫顯，故以真俗兩門為道之樞總，攻萬有於一指，靜群動於無朕。□□□真□□不二□□之□□也。夫能以一心三觀而成乎三德，心融事會而不失其中者，□□□□□□□□□□□□□□□□□□□図公長老其人也。師俗姓鄭氏，深州安平縣博陵鄉郝村人也。家□□□□□□□□□□□□□□□□□□□合掌垂髻

之年凡群兒嬉戲之事弌無所願但積沙聚土為佛塔□□□
□□□□□□□□□□□□童幼英烈不甘處俗稽首父母
求入空門父母知其□不可□□□□□□□□□□□□□
□□□□□□於師為從祖父引而之道日啓初地未幾尚学
公□□□□□□□□□□□□□□□□□□□□□□□
也其於深禪妙句百千法門無不洞達然於人少許可□□
□□□□□□□□□□□□□□□□□□辭辯而理勝廻
知大圭之質豈俟磨礱照乘之珠難晦□□□□□□□□□
□□□□□□□□□□□□凡入聖使我宗風光前睇後法
中之龍象耳後邇——恩廻遒擴闢之儀度為沙門禮獲鹿縣
靈嵓院住持璨公為師□□□宗囮□□□□□□□□□□

□□□廣衆之中，號為翹楚。一旦瑯公歸寂，僧俗請師繼坐道場，□□□□□□□□□□□□□□□□□□□□□殻叩之，斯惡陽燧含熖，晞之乃明，始由見性，終得自在：□□□□□□□□□□□□□□□□□□□□□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相外得，故生分別，道由內□□□□□□□□□□心，經行不倦，應念召起，隨方而立，□居涉向，善根者知歸速周圓月而帶緋者漸悟□日□□□□□□□□洞開覺□□傔草□□冥昧之間，泯愛緣於死生之際，至於屠者投刃而戒殺，漁者□竿而罷釣，□□□□□□□□□□□□□之場，皆成壽域，兇險之地，盡作福田，自斗之南，暨淮之北，□□□□名藍勝剎，開其風聲，不遠千里，如水之□海，輻之輳轂，自盈其門，求

所以祈哀者不可勝計。師略無倦態，皆斟酌飽滿，隨量以皆足。居室方丈名闡口口。有邑中長者十方善衆咸發信願，大其落垣，法堂僧舍房廊廚庫之類皆一新興創，使方來之口口口口口坐經行，冬夏無不得其所願。其福廣因有如此者。居與衆勞侶，其弌手作，不數年佳菓美木弥口口口口，連崗帶坡阜，古不毛之地皆闢為良田。至大定二十三年七月中一夕，諸方道契同夢梁摧塔崩，口緣盡數口，遷真有日矣。於七月一日示疾，至十二日湯沐更衣，與衆告別。有居士宗本問云：如何是和尚去處？師云：依口青天明月。言訖趺坐而逝。遺命勿塔勿銘，神歸佛境，非結人心。閱年六十六，閱夏二十二。時庚暑尚口，尸三口無有壞相，視之如生。門人曰：吾師真性湛然，與虛空俱，唯是

體魄化為舍利則四方之故事傳焉不□□也□從荼毗法真
子號呼薪火圍繞烟焰之際示現金色得珠圓玉瑩熠燿盈昇
嗚呼肖圓方之形故□滅以示□入菩提之位殊相呈現靈奇
乎偉哉門人收靈骨奠于院之西南螺髻山下塔而事之師之
門人非一式唯道□道勝試經高第也參禪學道深入國公之室
皆足為人天之師二子與其服勤問法上首□□為習□文
□呂誠相攻大懼其先師德音與時湮遠且白月中黑東川無
還揩于金石傳信百劫墮派之感豈儒家者流□子之予歟酬斯
言廼施銘曰
如來之敎一味醇醲大雄示滅國生異同各見其涗派為六宗
爰自達磨心法廼崇南頓北漸率歸大中印印相授逮及國公

河嶽精降乾坤秀鍾學瞻而博行□而充德仁汎愛覺裕有容

外整而秀內圓且融趣高識遠心慧性通百千法門一妙無不通

由俗入真假有明空道林香象覺海老龍振耀家法闡揚祖風

開之菩答如□□鐘群目刹見佛日曈曈萬有濛潤法雨濛濛

千庵藹洞赴教忽忽名藍勝刹□□□圓對證用藥愈其瘖聾

功成不居緣盡數終神歸佛境迹留仁宮戒香不絕正道□□

高風万古與山比崇

常山貞石志

獲鹿縣土門靈嵒院理公和尚塔銘、天安三年

無名氏

夫法身湛寂、故絕視聽、无去无來、大覺金軀、運慈悲、故來示跡、更乃隨機設教、極拔三根、上根者一聞千悟、菩行精勤、中下者博習鮮解、多生退怠、公乃類上根者矣、師法諱宗理、俗姓杜氏、真定府獲鹿縣岳村人也、祖先相承、以農為業、父母俱奉佛門、童亂之年、侍母終則、公曰、天會五年間、年當十七、心樂空門、啓許於父、欲祈出家、父即忻然便許、遂乃西口至鹿泉西口有古洞一所、號曰建琳、无口口人唯乃孑身、歎曰、真可道人棲口養性欲於此洞、意不可易、遂即疊石為垣、居庵止洞、苦行精嚴、惟服純素、後參珪公居士者、高士之流、法門中之龍象也、一語相

契公如熱遇其清凉，如渴乃服瓊漿。居士授以淨戒，約束塵緣，
於是堅持淨戒，如護鵝臣喉明珠，死破死犯，佰草繫稟持不捨，
於後頗有道伴數人，傾心竭力，苦行無帶，未嘗有懈。至大定二
年間，請到琛公和尚住持，乃師禮琛公，法名宗理，遵於祝髮之，
儀度入沙門之衆。師率其衆曰：今擇洞左，可建精藍，西北阜高，
土覆山石，東南隰下，或滿乃潤。公之運力，那分晝夜，宣禪炎寒，
死人可等，大施力口，不數年間，於高推負，遇下填平，興蓋殿宇
堂厨，得所數度，管句院事，行業殆衆，紀綱凡事已來，私無毫髮，
公有難量，死不欽崇。忽於泰和五年歲次乙丑仲春二十九日，
沐浴更衣，別衆奄然坐逝，壽年八十六歲，僧夏四十四年，門人
道應等，依式焚葬，是日僧尼同整威儀，四衆共助，哀聲送葬持

服者甚多、闍維已畢、收師靈骨、亦建塔於院之西南、門資有二、道臻貫度具戒、道應依理附藉、俗衆門人亦有其多、不能具載、思師厚德、敬造浮圖、囑予不肖、聊伸拙句、復爲銘曰、

海螺峯下、靈岩英哲、苾蒭理公、平生行口、幼年棄弃俗、投歸親切、尋師訪匠、參求無无歇、齋律精嚴、如霜冰雪、戒香恒薰、行願无缺、性直淳朴、凡事有決、功成不住、緣盡坐滅、神會天宮、遊行佛闕、遺留石蹤跡、窣堵誠設、預聖超凡、不違豈越、助贊死寂、播揚難徹、

祭神應王文

王好古

竊以濟世須鑒去疾先藥論江方海眩目駭心人皆於此泥小枝作當途視大經為何物及其臨胗莫知所措况夫病者虛實互見寒熱交分氣運加臨脉候不應苟或圭黍之差已有雲淵之失故有者甚而無者生輕者危而重者斃夭橫盈郊寃枉舉世每憐子子之幽魂誰聽嗷嗷之夜泣痛矣如斯心乎不已耽嗜數年裒成此集總前聖之嘉言為後學之法則雖治傷寒獨專陰例列古于前評今于后區別餘三十條收拾過二萬字不必泛天風微海波蓋在乎耳目矣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深有望於好生之君子於戲欲廣當世敬以先神伏冀鑒虔幾綿歷王好古惶恐頓首謹言

陰證略例

李伯淵傳

曹居一

居一北渡河、常欲作李伯淵傳、既少暇、且未詳其事、竊有待焉。戊申夏卧病相州、俄故人僧洞然過客舍、因語及壬辰變後之事、始悉伯淵誅崔立之所自、蓋悉安長老恩公有力焉、初京城荒殘、恩公徙居皇建院、一日暮夜、侍者入告曰、有戎衣腰金符者醉墮馬門外、從者不能起、或致寇吾得無累乎、令視之、識者謂總帥李伯淵也、使扶詣方丈、憩俟其醒、語之曰、當此大喪亂公何以嗜酒如是、生為男子、與其徒沉溺于亂世、曷若立身後不朽之榮名哉、伯淵矍然若有契于中者、見於色、黎明乃召同志黄摑元帥相與拜恩而師焉、居無何往詣恩屏人而言曰、崔立狂豎、乘國家傾危、天子播越、輙敢叛亂、乃爾、我欲誅之久矣

師謂男子身後不朽之名、其在是耶、思拒不可、曰、爾何遽出此迷禍語、殆非老僧所敢聞者、伯淵泣且誓、思察其誠也、乃握手歎曰、我情亦不能匿矣、公知老僧故不去此禍亂之地否、吾天地間一閑人、自相州遭遇宣宗、荷國厚恩二十餘年矣、圖報萬一、此何愛焉、在我款中有大報恩七篇、是固當為者、但悲力微、援寡不濟耳、今幸聞公舉非常之事、樹萬世之名、使老僧朝見而夕死無憾、合亦加額曰、惟以必中為公賀、未幾適驛使有相困者、伯淵因之入見崔立、紿曰、丞相避樓不出、今日之事有大不安者、立欲出、心動乘墮、鞦欲回、伯淵厲聲曰、我輩兵家子、偶墮馬、又何怪焉、因强其行、至故萊郯之西、通衢中忽有人突出抗言曰、屈事願丞相與我作主、且呼且前、伍伯呵不止、直詣立

馬首挽其鞅時伯淵驂右即拔刃抱而刺之洞胷至自中其左掌與之俱墮馬崔尚能語曰反爲賊奴所先隨斃伯淵暨黃摑等五人定共其事乃大呼曰所誅者此逆賊耳他人無與焉稍稍鼠竄蜂逝帖帖如也遂磔裂尸祭於承天門下一軍哀號聲動天地翌日奔宋恩公在其行時甲午秋七月也嗚呼金之亡也以忠義聞者不爲不多至于表表獨見於後世者得三人焉壬辰正月陽翟軍潰奉御完顏陳和尚死戰陳其罵敵不屈如顏杲卿癸巳正月京城不守同判睦親府事烏古孫孛吉死宗廟其守節自盡如北地王諶甲午正月蔡州陷右丞完顏仲德死社稷從沒者幾千人彼激翔之死國田橫之感士有不足方者太史公曰非死之難處死爲難益貴得其死所也來歙遇害光

武賜策曰、憂國忘家、忠孝彰著、此三人者有之、今夫紫伯淵不幸不得在三人之列、然可重者、身非出於素宦世祿、雖在軍伍中、未嘗為國家所知、況當易代革命之際、雖賁育之勇、安所施、而一旦蔑視麋軀、手誅叛逆、號祭已社、盡君臣之義、竟不墮寇仇邪平出奔、偉哉、後世視之、其亦三人之亞與、李姓、伯淵名也、或云燕郡寶坻人、餘不可考、姑載此奇節、以附野史之末云、元文類

廷琯按、鮮于樞困學齋雜錄、南湖散人曹居一、字通甫、又號聽翁、太原人、金末登進士第、仕國朝為行臺員外郎、若依金文最例、此文不應收、補然居一能傳伯淵恩公奇節、猶為心不忘金、視遺山雖不仕元、而多撰元初滅金功臣碑版、似轉勝之、遺山碑版文可收、則此文為伯淵恩公收之亦無愧矣金文